



咸平集卷第五

京兆田錫

在賦

諸葛卧龍

鄂公奪槊

倚天劍

諸葛卧龍賦

天將滅漢天下大亂姦雄競起以圖霸豪傑爭馳於
良美江東有孫權之疆禦關中有曹公之勇捍唯蜀
邦之險阻付劉璋之闇懦伊東海之徐庶薦孔明於
先主其人自比於管樂其迹尚耕於壟畝負霸王之

大略每謳歌於梁父可以屈就難以邀取若應龍之
卧淵泉俟良時以為風雨雖吳王之得豹縱魏君之
若虎儻獲斯人以為用可以爭強於中土劉備乃往
詣南陽椎圖抑揚功業稽遲而憤排旌旗侍從以蒼
隄豈徒貢立園聘珪璋實欲尊之為謀主而制敵貴
之為尚父而圖王一之日驟欲履其閭肩其牆殊不
知邀若千里之迢遙浩如重泉之汪洋人在其外如
鱸如鮪如鱖如魴不敢游其窟宅不敢溘其輝光乃
退而嘆曰信先生之道也如龍之方卧也二之日闕
其戶開其人人雖覩而難趨迹雖通而難親自覺其

聞

淵

門若河若海若潭若津不得見其最靈不得測其至
神又退而歎曰信先生之德也如龍之未易識也三
之日外其堂入其室仁于森植義櫓駢比疑波神侍
衛而洶湧謂水怪環周而蹴踏見其以道為蹤以德
為迹以文為鱗而彬彬以武為驥而奕奕將侔夏后
河漢可御以天飛尚類葉公窾牖初闕其藻質我於
是以兌悅雨以巽順為風動其侗儻鼓其英雄遂慷
慨變攄而崛起以縱橫籌略而相從亮之遇先生也
若龍之得水備之得先生也若雲之從龍所以躍於
吳驟於蜀帝王其心日月其目張飛關羽為吾之股

肱趙雲龐統為吾之爪足金鼓為雷霆之威甲兵為
風雨之速旌旗為飛驥而常舒鉄鉞為逆鱗而難觸
前則飲於渭水後猶蟠於斜谷觀其奮首于魏施尾
于吳將欲騰躍於秦京與鎬京窟宅於東都與西都
然後以燕齊趙魏為河海以荆襄楚越為江湖故得
寰中波駭海內鼎沸馬超韓遂之流袁紹呂布之類
若蛟螭奔走而喪膽比魚鱉沉潛而屏氣豈謂天賜
吳以斗牛之分賜魏以咸鎬之國賜我以坤維之地
俾我與鼎分之地既天命之所授豈人謀之能克漢
江沱江亦足宅其西南梁山劔山亦足門其東北方
欲修其德述其職將上請於閭闔冀下并於華夷變
三分之國為上國變漢水之池為天池復火德之世
作續炎精之絕離俄而上帝有命碧落言歸劉禪攀
躡以何及譙周仰首以無依世靈其神敵懼其威揚
儀鳴鼓以震恐晉宣喪膽以奔馳至今岐山之側滑
水之淮南陽之草木西土之邊墜或烈風之飄飄或
暴雨之淋漓猶疑其蜿蜒在晦而陰隲是司觀陣圖
者見其規畫讀國史者想其形儀信奇士之遇主寶
千載之一時春秋曰以龍紀官詩曰為龍為光此葛
亮兮攸宜

鄂公奪槊賦

唐初鄂公在二十四功臣之列獨推其雄力敵猛虎
氣揚飛虹揮鞭而馬疾如電運槊而身輕若風稜稜
真丈夫之勇額額信武夫之容于時擒李密戮王充
靖隋之亂致唐之功非太宗不能得我之死力非我
不能赴太宗之指蹤壯其叱蛇喑鳴而萬夫莫敵摧
堅陷陣而一隧前空雖益賁之勇腴臚之崇固不足
抗其銳當其鋒所以秦叔寶之徒屈突通之輩隨我
轉戰指麾相從既而蕩平天下底定寰中戎器既包
於虎革勲臣盡紀於鴻鍾高祖位尊正凝旒於北闕

鄂公

吃鳴

太宗功大方主滄於東宮一旦上御便殿公因召見
語艱難之創業念辛勤於百戰張膽信其如升瞋目
絕以流電有若伏波馬上據鞍而猶示筋骸李廣病
中聞鼓而思驅組練帝問以軍陣之間何為最難奏
曰唯避槊不易然奪槊尤難請殿下試臣斯藝幸殿
下臨軒以觀于時宗室有齊王元吉力可以索鐵而
伸鉤勇可以挾輶而磔石由是命之以角逐合之為
勅敵二人乃策馬交馳鋒鏖若飛千人看萬人窺廣
場喧闐而將裂高殿崔嵬而欲歌一馳一驟乍合乍
離紅塵漲天地殺氣飄旌旗若兩虎鬪而未知生死

二龍戰而不辯雄雌天顏為之動容神武為之增威
莫不鬼出神藏風馳雨走金吾之列衛旁震武庫之
五兵潛吼或左兮或右前而後或翻身相避或挺身
以誘王謂我藝必勝公謂彼槩可取俄而齊王之槩
已在鄂公之手駭衆目譟群口喧喧闐闐足以見一
勝而一負王猶以為偶然也於是再躍鋒鏃重飛驍
驪欲致於必死之地將束手一日之長雖餘勇而可
賈豈突來而難防適資我勝終莫予傷乃至于再至
于三皆為所奪有以見鄂公勝於齊王也壯哉厥藝
如神其名益振信烏獲扛鼎之匹項羽拔山之倫宜
其凌三軍而勢若摧枯奪一槩而易如拾芥聞之者
誰不盡伏見之者無不大駭當其左擊右刺星馳電
邁一場縱橫使人神王而心快上意欣愉群臣歡呼
憐公絕藝多公壯圖書所謂番番良士詩所謂趕趕
武夫霹靂可叱之而闕泰山可挾之而趨况陳安檀
價於蛇矛敢為匹敵羊侃得名於折樹未知馳驅是
知天生聖哲贊以英傑料敵在於籌謀破敵由乎勇
烈然後禍亂可弭姦雄可滅故漢高得樊噲乃濟鴻
門之危太宗得鄂公乃立皇唐之基雖文皇之聖也
房杜之謀也而軍功武力我實多之

倚天劍賦

昔齊諧有誌怪之篇言古皇造物之先形之剛克者
靜以為地氣之清明者外而為天地與衆流而右走
天與三辰兮左旋籌二儀之擘闔諒億萬之相懸有
右皇所佩之劍其言可驗諭其大也若雪山之皚皚
壯其光也若秋波之湛湛倚於穹圓高巍峩焉孕長
庚於大極稱純兌於西偏莫辨靈芒或日明而月晦
詎分剛氣或嘘雲而吸煙夜吼半空比雄風之九萬
朝披廻漢陋蓮峰之五千北斗挂於鋒鏃而七星錯
落長虹縮於轆轤而雙帶蜿蜒論其用也剖混茫以

為天地觀其迹也裁融結以為山川噫女媧斷鼇於
海隅漢皇斬蛇於澤邊庾與所試者幾十闔廬所寶
者三千鎔鄒之與干將魚腸之與龍淵皆微茫瑣碎
之器用非陰陽造化之陶甄觀夫煌煌熒熒上莫窮
其幾千萬里錯星象而倒河漢懾精靈而竄神鬼變
良霄之景若白晝之明照幽都之涯若太陽之晷顧
滄海以堪泮將泰山之作砥乍疑天發殺機鯨鯢奔
而龍蛇起又觀乎黯黯森森高莫詢其幾千萬尋鋒
鏃瑩而雪霜冷靈怪多而風雨陰移春景之和若秋
郊之氛易炎天之燠若寒谷之深可以挂浮桑若木

之杪磨蓬萊方丈之岑所謂天之利器浮雲決而妖
星流皎兮若黃河之冰立而未泮熒兮若銀河之瀑
凝而不散珠聯垂象飾寶匣以熒煌璧合太陽耀連
環之燿燦晉邦一鼓之鐵堪耻微功棠谿百鍊之金
難矜善斷炳然若大電垂而欲飛燿然若流虹挺而
增輝風霜肅殺助其利雷霆霹靂揚其威龍伯旁觀
魂飛而駭其濩落巨靈仰視汗下而驚其陸離截鴻
鴈而斷兕犀安將比也自豪曹而稱櫛其何足多之
雖天柱折我劔鋒不缺雖日馭沉我劔光不滅有時
雪飛千里如削巨魚之鱗有時霞滿九霄若染長鯨

之血迫而觀之猶千里而近則毛髮森豎嚴凝凜冽
倏而觀之猶七日來復則神思愀悅晶熒皎潔乍憂
剗大象而屠六龍天網斷而地維絕適足飾帝心之
慮怒示天威之勇決粵有魁梧夫夫個儻雄圖手操
斗極肩倚天樞唯四時與六氣為一吸而一呼因睥
劔而色動欲誅姦而氣麤於是冠青雲之纓綏曳黃
裳之襜褕謁紫微朝清都排閭闔以直入瞻冕旒而
前趨曰臣聞立大功者雖以濟濟多士禦大難者必
用赳赳武夫所以贊經綸之霸略成恢廓之皇圖願
得倚天之劔將以靜四海而清八區通天命者為陸

下顛戮及天道者為陛下行誅俾萬靈奉職而不敢
為淫厲使百神畏威而不敢為毒痛則下土無札瘥
之患生民無水旱之虞異聖人無為而靜理庶位有
截而昭蘇帝曰壯哉斯劔也始以陰陽為炭天地為
鑪崑山之衆寶皆索厚地之精金畢輸勅風伯以司
鞠詔雨師而合塗千英萬靈前馳後驅天老練日時
之吉太乙詳銳利之符然後鑄於道鎔於德鍛之以
靜削之以默淬以明智磨手睿識以天山之雪融其
輝以豐嶺之霜耀其色其鐔所以橫於東南其鋒由
是周於西北然後脊中夏而刃外區區六幽而藏八
極非聖人之大寶不足飾其容非罔象之玄珠不足
償其直壘五山而溝四海資以守邦帶河漢而礪崑
崙用之宣力令子賜汝汝可佐皇王而衛邦國丈夫
乃拜手而謝趨風抗詞曰臣欣遭聖時幸至天墀整
忠誠之有請遇宸衷之弗違持神器以寵賴敢戎行
之越思昔聞授鈇鉞者得專征伐賜彤旅者用揚明
威實中權之節制奉皇家之典彛臣有三事為陛下
陳之粵有馮夷之神遐棄厥司忽朝宗之常道肆橫
流而自私堯為之咨嗟舜為之胼胝幾欲萍藻我蒸
民汙瀦我方祇臣常竊憤今得誅之其次曰屏翳之

神不負其師遇早則密西郊以含潤因潦則憑北方
以流滋望舒為鞠鞠明義和為之藏暉幾欲蒙我融
明之鑒全其部沛之非臣嘗衷怒今得刑之抑有吞
舟之麟谷其口陵其颺自尊乎介甲之族縱暴于朝
名之池帆檣為之蕩覆湍浪為之群飛臣當懷恨今
當戮之此三者皆姦雄之大也積凶德而無疑陛下
謂之何如帝曰閫外之事將君裁之

咸平集卷第五終

咸平集卷第六

京兆田錫

古賦

壘嶂樓

望京樓

積薪

依韻和呂抗早秋

壘嶂樓賦

宛陵之丘玄暉舊遊城連延兮百雉世縣歷兮千秋
流水白雲惜依然而左覽遺風往事信恍若兮如浮
余以丹陛策名皇華奉使通蒞于此乘春以至驛梅
江柳動游宦之芳懷風觀露臺起高明之逸意壘嶂

居先登之悅焉憑落絮之危檻向飛花之晚天復嶺
連岡峙昭亭兮作鎮平蕪遠樹引句水兮為川因而
以古興懷臨高凝睇自春秋戰國之後洎吳魏鼎分
之際干戈僭王乘輿擬帝斯為形勝之地恃以控臨
之地襟帶三江咽喉五湖歸句踐兮稱越隸夫差兮
曰吳比奕棊之靡定唯霸略兮能圓方今禹迹重新
堯封復古御王命於北闕詠皇風於南浦登高而賦
憐宋玉以才多覽景自怡非仲宣之思苦江渺渺兮
涵春草萋萋兮感人指蘇杭之達道介常歎兮為鄰
西槩何歸引迴眸於天際微雲似畫帶斜陽於水濱
既而閱謝守之詩蒼苔滿石覽獨狐之文芳塵在壁
杏花含露念昔我之來時菊蕊迎霜乃今余之暇日
歲云豐稔民之悅逸思命儔兮嘯侶聊登樓兮自適

望京樓賦

餘杭上游古曰嚴州入松院兮何處七里瀨兮清秋
歸去來兮陋風土之卑濕日兮暮兮為印綬之縻留
危樓乃登京師是望天遙而閭闔來風海闊而蓬萊
架浪雲成宮闕似瞻丹禁之間吾豈匏瓜久戀滄江
之上雖汎蘭橈游泳乎子陵之灘沙蟲有毒又巖險
乎鳴淵雖攀雲梯登眺乎烏龍之山山嵐瘴人惡躋

升乎絕頂詩不云乎式微書亦畏乎懷歸濯纓兮南
澗之水盈檐兮北山之徽葵藿載傾雖見小人之意
樞機一發豈知君子之機然何所不適旅懷自惜欲
將體物之辭留向他山之石登高必賦羨海水之朝
宗徒歌曰謠望長安兮見日始余來兮薰葭蒼蒼今
余言回白露為霜安得乘彼白雲歸乎帝鄉

積薪賦

翹翹錯薪委積交陳後來者漸次居上先用者遂熟
相親仰之彌高或連枝而帶葉怨不在大喻弃故而
從新其大也降鸞輅於東封祝圓丘於南至執玉帛
者萬國捧豆邊於群吏禮容具舉樂章大備書稱柴
望達上帝於外禋詩曰薪蒸本周人之貴氣虞衡往
來折薪成惟載來北闕之下采自南山之隈輦運錯
雜積壘崔嵬但取禋宗之用不論瑰異之材譬如為
山豈勉力於勸學寧媚於竈不旋踵於貽災薪既不能
自言人或代之析理繫吾儕小人與彼已之子憂負
荷以弗勝為衆多之仰正匪斧不克因伐木以致身
受人之知合不才而省已始采采于山水之涯丁丁
合風雅之詩積之累之如京如坻遠望比層巢之峻
仰瞻侔累卵之危居中者謂不我遐棄在下謂人不

我知美右人善喻下僚其咨本入用之遲速胡歛望
於高卑

依韻和呂抗早秋賦

楚詞若曰洞庭始波兮水葉微脫今藻麗之所賦彼
詞采之可奪秋之為狀也湘天江兮晝清雲土夢兮
晴闊肅風日之澹白爽乾坤之虛豁蓐收其神少皞
良辰天子居總章之左介載白其輅靡朱其輪詔扈
隨之有司輿侍從之與臣迎氣也雨師灑西郊之道
風伯清北闕之塵順暑華故微涼鼎新當詞臣之在
列象膚卷之何煩謂秋之可賦也月紀靈娥風清少
女珠連五緯鱗差四序當暑往以涼迴若露晞而霞
舉方朔之辨既逸君子之可稱相如之文乃為時之
見許於是抽毫進牘以就位研精覃思手多士增雅
詠於新唱徵博聞於舊史始沈鬱以麗則終鏗鏘而
綺靡逸韻金奏妍詞鋒起詞云秋之可賞也初蕭瑟
於玉關旋澄暉於帝里律生遡管以先變雲聳竒峰
而未已日誌月諸景象何如桐葉潛零下玉欄兮金
井桂花增初鑿珠簾兮綺疎白露降兮庭蕪已滋寒
蟬鳴兮塞草未衰太史奏在金之日詩人稱流火之
時華皓兮潘安易感離騷兮宋玉何悲人雖其咨彼

亦云嘻蓋楚風之掩柳夫郢曲兮高卑蘭宇清兮風
期自遠玉繩長兮日馭可縻當羲軒之景運樂堯舜
之昌期皇猷有截聖理無遺歌事曰風而布義曰賦
賦可金門而獻之

咸平集卷第六終

咸平集卷第七

古賦

籌奩

菊花枕

班竹簾

籌奩賦

京兆田

錫

春雲

長至

楊花

籌可運以經國奩為器兮因人諒緘藏之在己若智
術以居身巾箱是寄刀筆相親美方圓之合度詢啓
閑以何因待用乎嘉謀之士相從乎善計之臣與夫

玉藏於櫝笏措於紳寶匣祕鋒鏑之利錦囊包珠貝
之珍彼但拘於售使我實濟乎經綸當乎疆場無事
干戈不試放勛重華之享國大臨廷堅之就位政
寡聚謀兵無計利籌則歛之而弗用奩亦閉之而靡
動如晦迹而無營比卷懷而自奉亦猶伍員在越士
會居隋隱呂望於朝歌匿留侯於下邳雖有謀而弗
用雖有志而何施所以五曹九章之位無得而闕若
天地草昧風雲交會劉邦項藉之圖霸晉文齊桓之
伐罪後智勞精趣利違害籌則虎躍而龍攄奩亦罄
中而赴外如志士之變通敢逢時而懈怠亦猶陳平

背楚兮歸漢箕子去商兮事周呂蒙拔於行陣管仲
釋於俘囚既有謀而可術既有智兮堪薦所以二首
六身之文可得而見余謂奩則人也人則奩也文王
拘於羑里奩於聖也伊尹耕於有莘奩於賢也韓信
忍辱奩於勇也晉宣詐病奩於明也籌也者固躬之
膚智奩也者周身之外防宜乎入將軍之衽席升真
宰之中堂得進退屈伸之理有弛張歛散之方歛之
則天地品彙之數寂然無覩施之則陰陽造化之情
煥然而明龍靈蛟神局於勺水千兵萬馬隱以嚴城
風雨動之而變化號令發之而縱橫可以罄比奩用

可以句有

籌則善謀嘉畫因事而生

春雲賦

玉瑄春迴金門暖來柔先變柳繁已飄梅悅風和之
 日至賞雲彩之朝躋其初升也穠蒼蔚兮其少進也
 澹怡融兮依依然方觸類以多曙藹藹然若含情而
 自迷有時散作雨飛春寒慘慘有時亂和煙起春陰
 悽悽或蒼梧南北或夢澤東西或樊川與輞川或吳
 谿與越谿或宿林園隨竹陰以籠徑或沉村落伴桃
 花而滿蹊或祈祈出關或溶溶映水或北渚縈住或
 東風吹起或勇如波駭積芳野兮或重或曳若練舒

橫碧天之半里江中令醉吟不足高閣閑登王仲宣
 遠望有餘危樓獨倚疊疊連根磷磷淺文千狀萬態
 山陰水漬當青麥鷺飛野色朝淨見平蕪雉過韶陽
 夕曛挂右木之橫枝纖微欲漸覆孤村之半路融薄
 將分旭日未高晴天尚早幾片明滅兮殘雪方消一
 脉輕鮮兮愁蛾澹掃上國美景五陵勝道覆梁王之
 水榭下繞落花暎韓嫣之金丸遠沉芳草澹澹霏霏
 涵凝麗輝漠漠依依舒遲翠微野態不定幽容且竒
 浮澤國之巔頭閑傷斷夢生蘇門之席上想滿仙衣
 或漢世故宮雀喧空屋或梁朝古寺水暎疎籬或阮

籍嘯臺雨吹半日或嚴陵釣石鳥立多時或桑乾戰
場平沙耿莽或椒塗永巷群閣參差佇立閑望纏絲
動思想觸石以初起旋浮空而散馳塞遙而歸鴈相
逐天闊而殘霞共飛餘態遺妍思得杜陵畫品含毫
寫景詎徵楚澤芳詞

菊花枕賦

粲粲佳人虹綬珠纓采采芳菊霜籬月底晞彩日以
微燥逗輕風而益馨畫怕閑覆珍盤久停書閣開開
讀錦囊之藥錄鑪香靜蕪披瑤檢之仙經味井而豈
獨蠲疾品貴而仍堪續齡於是翦紅綃而用貯金葉
代繁枕而爰寘銀屏誰羨陳宮帶黃金以加飾慵思
漢邸祕鴻寶以稱靈當乎夜烟玉蟬漏催銀箭拂芳
塵於象榻展餘霞之綺薦蘭燈背壁慘寒焰之九華
珠箔垂軒挂繁星之一片於是撫菊枕以安體憐菊
香之入面當夕寐而神寧迨晨興而思健或松醪醒
而心頓析醒或春病瘳而自無餘眩益知靈効雖瑰
珀以奚珍自悅幽芳豈珊瑚之足羨昔也睥紫菊與
白菊和煙容與露芳咸見采於玉指惜徒况於金觴
巧思潛得重緘有方錦文綠飾以增麗彩線彌縫而
漏香價掩槐實名踰蕙房月幌斜開恨西窓之欲曉

蘇東

書帷半掩頌東首以延祥魯國回賢誰念曲枕之樂
漆園更傲空懷化蝶之鄉每至蘭堂夙興寶篋朝歛輕
藻繪於芙蓉勝琢彫之琬琰香在玄髮芳留雙臉致
元首之康哉美馨德兮難掩

長至賦

伊汜寒之嘉節美長至之良辰考天時於司曆驗星
昴於疇人陰極陽生復卦應連山之象珠聯璧合斗
樞迴柳木之津魯太史登樓以觀祲周天王服衮以
嚴禋黃鍾應律兮咸韶韻逸緹幕飛灰兮山川氣新
表權輿於陽德信兆朕於芳春圭測而羲和漸永衡懸

而土炭交陳始觀玉殿歡呼金觴獻壽慶一陽之肇
至祝千齡而永久廣庠燎設明環珮於儀容蒼海日
升照冕旒於元首或息緣長至而賞加或禮罷園丘
而赦宥歡聲大洽於寰中至信旁乎於飛走所以金
張貴戚田實權門喜近增於爵土悅新益於封勳遇
履長之納祐符元吉而承恩歌鍾鼎沸朱翠雲繁華
堂列席高燭羅軒輝煌曜耀雜暎喧賓榮以玳瑁
飾簪主貴以珊瑚映樽或饋履襪於舅姑或祝弓箕
於子孫協周正之故事慶堯歷之垂文唯有羈縻之
客流年可惜長亭近歸孤懷自戒殘陽晚簾寒燈夜

室形影相弔精誠未適雖有樽酒誰飛觴而舉白雖
有鑪火誰方襟而比席將何消遣自圖悅懌天既付
我以文遂攄懷而命筆

斑竹簾賦

湘水春深修篁翠陰因善巧之凝睇可為簾而運心
金子光翻拂霜筠而玄解朱絲織就闔黛點以交侵
雖曰皇英帝子揮灑珠淚亦秋露之曉滋復春霖之
暮漬故錦章異狀由造化之自然綺錯竒大入良工
之經緯或疊若連錢或濃如濕煙或黯若陣雲之起
或繫如滴水之圓踈密增華漏月光而未卷欄斑若
畫隔花影以初懸尤宜寶軸分輝玉鉤加飾垂旌翻
虹綬之彩飛額動金鸞之翼彼海蝦之鬚誰能貴之
神麟之毫安足多之編明珠者奚羨緝翠羽兮胡為
未若我鬱金之堂椒塗祕室取守節以持操貴以文
而勝質連垂香砌透燭影於洞房高柱曲瓊延曙光
於綺席矧乎金犢將駕雲輶欲升闕繁華於滅里閱
芳菲於五陵若玳瑁以粧成前瞻繡輓想瀟湘而意
遠後從玉乘美哉琅玕之用貴毫所共悅珍華之外
飾致貞芳之可重也因而歌之曰碧鮮有文露點煙
痕簾者廉也感人思重華之德援毫頌南風之薰

楊花賦

梁苑殘春垂楊映津枝黛染以交引葉眉纖而鬪伸
落絮如雪飄煙拂塵輕芳兮就月為魄澹白兮依風
作神當豔陽之美景過上巳之良辰其繁也六出之
英未多其豔也早梅之芳若何釋葉辭蒂流枝逗柯
浮朝靄兮散斜陽九重丹禁拂扁舟兮隨兩漿千里
輕波是時孝王多暇閑登水榭因悅柳之太柔賞茲
花兮似畫乃顧鄒枚憐其逸才命臨流兮就景陳綺
席之金壘相如後至居於右座欣麗藻之無敵若陽
春之寡和衆賓目動怯勝氣以潛消梁孝意怡禮奇

才兮敢惰於是授以毫牋言容懌然曰寡人多幸知
予之賢願以文為樂也俟當場而試焉且昔楊柳之
詩古人有之楊花之賦作者多非可以運精研之思
施絕妙之詞相如感主人之遇援毫而賦盡華藻之
菁英得飛花之態度以為漠漠霏霏微風暖吹裊其
露於珠樹蕩朝陽於玉墀乍若吳王江國水殿春曦
梅花已老零落交飛矧又蕩然無羈紛兮交錯入殘
月之綺窓滿夕陽之畫閣乍如陳后失恩長門寂寞
梨花向晚繽紛散落有時金屋徘徊珠簾半開罥繡
牀之彩縷縈粉奩於玉臺乍若謝家之院寒景相催

暮雲方密飄飄回來至於湘浦幽深檉林葱蒨滿黃
陵之古廟撲蒼山之晚殿乍如亂峰之下落泉飛練
噴嵐灑煙沫花相濺有時送客南遊垂楊渡頭未盡
離酒猶縻去舟思夕宿之江館望朝雲之水樓飄兮
蕩白縈觴惹愁和鷓鴣以連飛平波渺渺伴舳舻而
已遠晚景悠悠矧夫春院深嚴書帷閒寂橫南窓之
綠綺委群書於緗帙永濡相浥沾匣硯以難飛風聚
成規滾砌涉而可惜加之碧簾銀牀梧桐影涼春光
餘幾豔景方長當奕客以凝情飛來寶局值嘉賓之
舉白吹過金觴有時簾幕雨餘池塘風定凝去忽不

去字應上
字寫上平格
是疑字聲也

幽下無查文

飛幽而可詠榆墜莢以相先桃落落花而玄映餘態
重重妍姿弗窮大約含愁於夕靄唯憐委迹於流風
值輕露以多掩傍微陽而即通是知有以妖冶輕為
貴者雖五彩之毫妍不可寫雖數子之詞才難騁奇
唯相如之善者致梁王之悅而乃命左史記言而右
右史錄之藏之寶笥以為柳花之詞

咸平集卷第七終

凝去句
有疑

咸平集卷第八

京兆田錫

律賦

西郊講武

聖德合天地

五聲聽政

泰山父老望登封

群玉峰

西郊講武賦

以夏時闋兵俾民知戰為韻

吾皇帝以品物咸寧方隅砥平當北闕之無事幸西郊而講兵萬乘天旋按和鸞之節奏六師鱗萃分部伍以縱橫蓋以安不妄危先王之訓理不忘亂聖人

所慎雖寶祚之重熙當昌朝之應運禮稱秋獮法無
爽於威加易貴師貞動必遵於豫順於是綸綍宣詞
西郊戒期中謁者傳出兵之令大司馬陳講武之儀
甸人奉職以奔走軍吏宵征而陸離觀象於天當太
白垂芒之際陳師于野協金風肅物之時於是駕太
一之帝車出兌方之近甸聲容海蕩以川振扈從風
驅而電轉宣傳號令若驪山之閱真分布陳行比滇
池之教戰百萬之衆如虎如貔三千被練如熊羆或
圓陣以右布或方陣兮左施或靈鼉以進矣或金鉦以
却之喧喧闐闐天地為之震蕩乍離乍合山嶽為之

分被膚武皇威龍言四夷而盡恐軍般兵勇肅萬里
以咸知既而臣下山呼天顏允悅罷鵝鶴之行佐散
魚麗之布列蚩尤扈畢以遵路風后陪乘而中節乃
捨爵以賞賚迨策勲於功烈古稱耀德我則克己以
虔恭孰可去兵我則以時而講閱夫武有七德修之
於君天生五材用之於民靖亂四方必以武而底定
懷柔萬國必用文以經綸是知武輔於文若雷霆表
昊穹之怒文經於武猶舟航濟巨川之津宜乎仁君
慕嗣於丕圖睿德方臻於至理揔兵三百萬括地萬
餘里康濟黎元混同書軌然春秋有閱兵之禮仲尼

垂教戰之旨故神武耀乎區域天威震乎遐邇書云
夷夏蠻貊罔不率俾

聖德合天地賦

以聖德昭彰合
乎天地為韻

聖德昭宣巍乎煥然廣大而下蟠于地高明而上極
于天地道以卑我則小心而翼翼天心以律我則終
日以乾乾洪範曰思作睿睿作聖常心逸於萬務每
躬親於庶政文明取象圜穹照昭哲之文恭默無為
方輿順發生之令闔史官之圖錄披夫子之文章堯
舜禪讓謂之帝羲軒拱揖謂之皇漢文或尚雜霸道
夏禹則首隆王綱雖殊塗而光被實同德而昭彰宜

乎息普黎元澤均品彙鹿鳴食野以斯樂魚性悅泉
而自遂亦猶高無不覆三辰垂象於昊天廣無不包
萬物流形於厚地天之道福謙也所以用人于朝地
之道害盈也所以用德勝妖禮或稱手穆穆詩或詠
乎昭昭睿聖崇高固難闕於戶牖謨猷靜謐亦下采
於芻蕘美哉仁比春融量能海納信一德以允若與
二儀之昭合濡之惠澤若吐自於山川扇以皇風比
來從閭闔故得保興隆於帝圖常履育於中區故天
不愛其道而祥風入律地不愛其寶而器車在塗所
以封泰山以告成既盡善也禪梁父而報本不亦宜

乎今我后功掩百王恩敷萬國齊夷夏於大信納生靈於壽域故風雨咸若陰陽不忒大哉蕩蕩巍巍乾坤而合德

五聲聽政賦

以聖人虛懷求理設教為韻

伊昔夏禹君臨兆民設五聲以羅列從萬務以躬親詢采謨猷雖芻蕘之必達敷陳忠讜因金石以來伸故德如天贊功惟日新所以文命稱為聖人者也蓋以事堯統天翼舜為理常率職於曠土遂成功於導水昊穹寶運因王者以應期虞民氏瑤圖乃禪之而在已莫不夙興念理夕惕虛懷思納善之有益諒虛受

以克諧臯以聖功繼達聰之與明目將令儉德比茅茨之與土階於是筍簾文陳鼓鞀斯設泗濱之玉磬居次鳧民之金鑪就列彼鳴鐸之在懸亦揚音而中節五音遞奏來直諫以無疑衆善畢臻補皇猷而靡缺乃曰教我以道者振靈鼉而獻謀咨爾以義者聞華鍾而采收考鞀者謂余以獄擊磬者告吾以憂彼言事之激切在鐸韻之周流扣擊以聞所謂乎同聲相應鏘洋有節罔殊乎同氣相求是知居大寶以至公納嘉謨而設教有以見聖人以道為體以天為貌必包納而弗厭蓋仁賢之可樂兢兢業業敢弗躬而弗

親穆穆皇皇實是則而是効美哉謙尊而卑不可踰
體道而受人以虛信君臣之共濟若魚水之相於諫
有五馬所以五噐之音命爾德唯一也耳以一言之
善弼余故得天錫玄圭帝傳大政非飲食以示儉美
綏冕而稱盛宜乎仲尼曰禹吾無間焉于以見有夏
之至聖也

泰山父老望登封賦

吾皇帝厚德比於坤元至仁侔於穹昊伊成宗之父
老望翠華以外告傾心精意向天闕以虔恭頓首歛
容莫綸言之希誥豈不以恩深覆育惠感生成桑榆

之景方暮葵藿之心迭傾檢玉高峯思覩登封之禮
鳴鸞近甸佇諧延望之誠咸曰帝嗣洪圖寰區晏如
納生靈於壽域侔至化於華胥北天山而南越裳爭
輸職貢右流沙而左蒼海正混車書莫不天意與人
心交泰戎情與物性相於斯乃運方契於千年得冥
符於昊天雅頌溢道人文采祥經盈太史之編泳鯨
翔鷄已效靈於郊藪靈茅秬黍宜薦羞於上玄臣等
幸以期耄之身為太平之民生籍寄龜蒙之下先疇
通洙泗之濱七十二君古常稱於茂典三千年後今
正逢於聖人願陛下采古義於前書命擇儀於良

唐本
大文
錄

相勅宗伯修壇宮之禮詔太常建黃麾之仗鹵簿鍾鼓
圭瓚鉅鬯展儀於梁甫之下禋祭於靈峯之上虞君頒
瑞願諧方伯之心漢帝射牛宜慰老臣之望鶴髮覲齒
精誠不已俯躬如就燦之焰注意比朝宗之水朝濟雲
彩諒龍德以堪從口比山呼翼鳶車之戾止易曰肆先
天弗違書觀去聲群后思古禮以猶缺鬱衆心而是佇泥金
報天德之高封士增坤靈之厚協探策之冥數薦如
山之萬壽小臣亦能著封禪之書向皇風而拜手

群玉峯賦

以玉峯聳峭鮮
潔新明為韻

昔穆王以閼苑希風宸遊縱欲適玄圃之仙界悅靈

峯於群玉乃顧謂祭公謀父曰斯山也拔厚地摩穹
天含珍蓄寶藏神宅仙軼銀臺之北峻踰太白之相
鮮歷落排空有處類巫山十二嵯峨倚漢有處如蓮
峯五千朕知卿之才者卿為朕而賦焉祭公乃拜手
對馭揮毫應詔心驚峭崿情忘聳峭或勞想於璘玢
或馳神於窈窕以為一氣初判三牙既生融而流者有
四瀆之靈結而粹者有五嶽之名雖羅封而列爵謂
生賢而誕英未若我傑出紫府高踰赤城虎踞龍盤
聳圭璋而踈朗霜華雪彩皆琬琰之融明或孤而高
或峭而絕或掩暎以相翼或齟呀而半缺遠而望也

則仙家青瑣含秀氣以玲瓏類而言之則春宴金盤
點蘇山而皎潔宜乎培塿玉壘奴隸圭峯藍關之英
安足比於形勝荆谿之秀固亦陋其聲容若摠而狀
之則高者如飛歆者如恐背者如遯向者如聳瑰姿
琦態兮信匪尋常屢翠摩青兮可以瞻奉祭公既筆
不停綴辭妍若春賦詠既就箴規載伸以為士林之
群藝圃之人有道有德有賢有仁磨琢材能而益峻
切磋名節而尤新儻一人之延納則多士之來親穆
王乃曰吾願益求賢哲比群王之嶙峋

咸平集卷第八終

咸平集卷第九

京兆田錫

律賦

鴈陣

開封府試人文化成天下
南省試聖人並用三代禮樂
御試不陣而成功

春色

曉鶯

鴈陣賦
以葦落南翔雲
飛水宿為韻

絕塞霜早陰山葉飛有翔禽兮北起常遵渚以南歸
 一一彙征若陣行之甚整嗷嗷類聚比部曲以相依
 當乎朔野九秋湘天萬里風蕭蕭兮吹白草鴈噫噫
 兮向寒水單于臺下繁笳之哀韻催來句踐城邊兩
 槩之幽音驚起頡頏交相翩翩迭翔似魚麗之布列
 若鵝鶴之舒張踈密有緒高低載颺天空而殘月鋪
 影水闊而微雲間行應遵丹鳳詔書咸增躍躍雖是
 蒼鷹鷲勇敢擊堂堂觀其疾青霄橫碧落歷江渚達
 沙漠來若羽林騎士聞一鼓以爭前去如翼衛材官
 聽縱金而稍却豈天陣地陣之能詢何圓陣方陣之
 足云但見乘夕靄拂朝雲羽翼自高不讓於漢家飛
 將煙霞遠沒疑沈於胡士孤軍耳乎後伍先備聲交
 影接當塞上之飄雪值江臯之墮葉縱橫勢定陣圖
 按牧野之師綽約體輕兵法試吳宮之妾唯有淮之
 北漢之南山如畫水如藍離離而霞彩旁襯一一而
 波光遠涵旋成偃月之形悠颺可愛忽變常山之勢
 首尾相參乃知接武煙鴻追蹤霜鵠既橫空而似陣
 自違寒而順燠北方遠兮南圖遙雲飛水宿

開封府試人文化成天下賦以僕乎人文化成天下為韻

大哉至明之君鷹景運集洪勳躋域中於皇極化天

下以人文時屬升平煥聲明於禮樂道尊儒雅發謨
猷於典墳豈不以正光大之遠圖闡雍熙之至化金
華斯偃朝堂多暇道人述職方下采於詩聲真宰經
邦亦耻言於強霸美哉文之為用也至化攸先明乎
煥然比萬彙流形於厚地三辰垂象于穹天藻火袞
裳禮之文也始飾容而有爛羽旄綴兆樂之文也將
達節以相宣故堯舜化民以仁禹湯濟俗以義致玄
德以招著見皇風之光被是以魯史述湯之德也則
曰齊聖廣淵虞書美堯之仁也則曰聰明文思宜乎
籩豆品數車服采章成均掌庠序之齒列瞽宗司金
石之鏗鏘繪宗廟之彝器炳日月之太常皆文之於外
者也黎民閱之以恭肅靡不昭彰迨乎易之教也厥
旨精微書之訓也俾人貞幹詩之教也致流俗之惇
厚春秋之教也懲賊臣之叛亂斯乃文之於內者也
萬國化之中正炳然明煥是知撫育中區恭臨寶圖
納生靈於富壽致品彙於昭蘇亦猶挹水於器而方
圓自適以木從繩而規模罔踰是以洋洋鄒魯之風
宜乎盛矣穆穆唐虞之化倚歟煥乎今我後功格昊
穹澤流區夏復風俗於淳古播詠歌於大雅悅靈臺
之偃伯慶華陽之歸馬小臣幸與試於王庭抃蹈於

雙闕之下

南省試聖人並用三代禮樂賦以皇猷昭宣禮樂備舉為韻

吾皇帝膺運承乾唯師右以為先化邦家而輯睦因禮樂以昭宣雖三代令王稽汾華而殊矣而千齡聖運能損益而煥然豈不以樂也者本乎天禮也者本乎地將化民以成俗信有教而無類禮能加肅先祖豆之有儀樂以導和宜笙鏞之大備昔夏后之御曆也憲章於舜祖述於堯推曆稽人統之正用寅為歲首之朝牲用乎驪能降神於盼嚶聲均大夏又何取於蕭韶所以致皇猷穆穆而王道昭昭又若有商之

統天也以應天順人惟干戈兮是舉以逆取順守致彝倫兮攸叙恭為禮本嘉尚白於衣冠漢為樂稱表均和於律呂其以宗周之致理也以道合乎地者稱帝仁合乎天者為皇能兼帝皇之盛德是為聖哲之令王駢犢貴誠加以用宗彝之鬱鬯黃鍾本律其始導天統於陰陽是知三王之教衰弊而極黎元也不相襲乎至音靡相沿乎大禮亦猶五材迭用運元化以成功四序交新致歲功而有體今皇上嗣位而致外平也前古之遺文必復百王之闕政皆修以文章明備聲教同流明堂辟雍表尊崇於儒術宮懸樂府

方遠播於鴻猷矧今卜代繼於周姬登歌美乎象箭
方期駕玉輅於魯道封金泥於秦嶽遐方咸走於梯
航太史遠頌於正朔小臣稽首而稱之曰穆穆皇皇
有以見我宋之禮樂也

御試不陣而成功賦

以功德雙美威震寰海為韻

聖人以德御天下威加域中諒至仁以無敵故不陣
以成功徵道德之格言謂乎善戰取春秋之經武自
服皇風是知思始乎於萬靈武實加乎七德安民和
衆以為本禁暴戢兵而是式所以堂堂之陣弗施而
唯取柔懷整整之旗何用而陋乎剛克昔者成湯革

夏澤及萬邦勅敵靡由乎力制匪人自悅而心降豈
比夫祖龍霸秦時山河之百二淮陰事漢稱智勇以
無雙又若武王克商靈旗前指豈鵝鶴之是列匪魚
麗之稱美自然威宣有毫民率服以來歸師濟盟津
衆悅隨而戾止是知王者之取天下也澤普群動恩
流九闈園道德為城池之固忠信為甲冑之威所以策
食虛漿迂王師而自速靡旗亂轍望聖德以如歸宜
乎師克在和動先觀學仁義之施也若風雨之連威
武之加也若雷霆之震傳稱因壘美崇伯之歸周書
曰舞干紀有苗之服舜今聖朝以民濟壽域道洽人

寰將鑄劍於農器方虛侯於王闕弭禍亂於未形思
 能服衆布英威於有截禮以防閑下臣膚歌之曰化
 洽無私兮功符不宰取仁義為勝兮豈干戈礪乃德
 上冠於唐虞政下任乎元凱孫吳之陣法奚取韓白
 之兵機弗采宜乎車同軌而書同文至化方流於寰
 海

春色賦 以暖日和風春之色也為韻

芳景情空春曦暖融霽花天之一雨冷蕙徑之來風
 宮闕參差曉靄朝煙之上山川明潤森羅遲日之中
 摠而賦之春之色也化工運丹青之筆貞宰以天地
 為治仙家乍至桃花暎武陵之谿南國未歸楊柳繞
 瀟湘之野始乎言太旅之辰書曰王春北闕引青旂
 之伏東郊馳蒼輅之輪和氣倏來襲冕旒而盡悅朝
 陽既出麗藻火以交新邇後革陰遷陽更寒易暖暖
 襲物兮舒釋陽為光兮布滿明霞澹靄初發色於樓
 臺清奏雅歌始均和於律管言其狀也則明婉而融
 怡狀其體也則暄妍而絕曦宮漏晝永天光日遲散
 梨花兮似雪垂柳線兮如絲古渡輕波望孤舟之去
 矣平蕪落日惜晴山之遠而大都芳景之妍物華非
 一羨梁王之苑園閱漢家之宮室珠閣縻雲金堊爍

日奇樹綺錯幽禽錦質盈空兮嘉氣曉浮映水兮晴
雲晚密丹帷翠屋因籍草以緝羅寶馬鈿車過看花
以闡溢景麗何多情怡若何藻飾兮神化之巧融明
兮時氣之和美其近焉謂彙花而澹柳賦其遠者憐
被山而帶河稱含筆以閑吟生於豔意宜荷樓之遠
望流入橫波唯有多士逢時觀光上國金榜中太常
之第玉階謝帝皇之德柳陌杏園花驄寶勒雪袍綴
行桂枝新觀者如堵有以見滿身春色

曉鶯賦

以芳天曉景晚聽清音為韻

煙樹蒼蒼春深景芳聽黃鸝之巧語帶殘月之餘光

金袂菊衣新整手遷喬羽翼歌喉辯舌闔成乎一片
宮商嘗以清漢云斜東方欲曉華堂靜兮寂寂珠箔
深兮悄悄新聲可畫初歷落於花間餘轉彌清旋間
關於樹杪宛轉堪聽纏綿有情伊寶柱之清瑟與銀
簧之暖笙雖用交奏而成豔聲未若我隴月澹煙之
際鶯舌輕清聽者躊躇聞之怡悅若清露之玉珮觸
仙衣之寶玦隨步諧音成文中節未若我曉花曙柳
之間鶯聲清切美夫藻井霞鮮金盤露圓語因繁兮
作默韻將絕兮重連窓背紅燭星稀碧天楚襄王春
夢覺來還應默爾陳皇后香魂斷處寧不依然有時

楊柳迴塘梧桐深井聲煙裊兮忽斷意春牽兮自永
新篁宿寒芳杏朝景關關枝上帶花露之清香喋喋
風傳入月簾之靜影樓閣輕陰房廊悄深引萬重之
芳意成百態之餘吟綠窓夢斷玉鑪殘堪憐俊品寶
帳酒醒宮漏淺彌稱清音余以為春帝之命敷宣詞
令鄙桃李之無言嫌百舌之多佞知仙翰兮善歌可
司花於香徑巧緒非一詞端靡定其聲也纍纍然端
若貫珠悅春朝之采聽

咸平集卷第九終

咸平集卷第十



論

政教何先

妖不勝德

天機

復井田

政教何先論

禮曰教猶寒暑謂寒暑違於常則歲功失矣教喻失
於早則唯塞矣語曰性相近習相遠故君子慎乎始
習矧以五常之教欲澄清於人性之初乎語曰為政
以德譬如北辰則衆星拱之又禮曰政者正也又政

猶蒲蘆詳聖人之指歸觀當塗之政教者若水火之濟
用比輔車之相依政與教交相用理與亂無相遠何
哉昔堯舜之教人以仁義故比屋可封桀紂為政以
暴虐故比屋可誅夫黎民必以曆數之命大寶之位
歸於至聖之君俾之設教為政以撫育黎元也故聖
人夕惕若厲用天之道而為國之政然一人不可以
獨理必以衆賢而贊之故堯舜欲教人之播殖則命
后稷以稼穡之政以訓之天下之民由是服勤於農
桑矣欲教人之知禮則命伯夷以典彛之政以化之
故天下之肅恭於訓導矣申命后夔掌金石之樂臯

商恭上當補民字
或疑民由是字

陶司小大之刑左右翼明聖之君圓方得黎元之性
故唐堯之時民盡躋於仁壽矣斯則當至理之世無
為之朝先於教而後於政矣洎湯革夏之季世武王
化有商之遺黎大則以干戈滅兇小則以鈇鉞弭亂
雖應天以順人亦逆取而順守干戈為三軍之政鈇
鈇為大理之政故天下畏罪而悛惡民心自亂而復
理是則聖王之教猶寒暑也理民之政猶水火也水
火有象而寒暑無形寒暑不可一候而有差水火不
可終朝而斯闕禮曰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覺者禮也
禮防人之性抑人之亂皆於未然故不見德之日益

此序本改

必有時而成君子也君慢於禮而造於教人心清熱
雖不見惡之日滋必有時而滅身也昔管夷吾霸齊
之一相也猶云感人之心若秋雲之生淒涼也悅人
之性猶春景之致和樂也仲尼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孝者百行之本欲人之速於孝悌也是聖人深
於教也春秋者懲惡而勸善亂臣賊子聞之而懼是
聖人深於政也昔伊尹五就桀欲速於政與教也天
教之道非一塗而政之術有常檢非一塗者喻網罟
之衆目必牢籠廣施而然後獲禽也夫常檢者若九
達之坦道必夷蕩而使人知適也昔群盜弄兵于潢
池之中龔遂散車至群盜散者以道教之也昔五陵
諸豪恣橫於京邑而張敞以彩幟獲盜而民畏者以
政肅之也以是論之上自聖王而下迨賢吏操政之
柄立教之本亦無先焉無後焉比乎左右手輔於躬
而適乎用必若窮至理而取確論則理清靜之朝勞
精於設教可也正澆漓之俗則專意於為政可也洪
範曰強弗友剛克又曰變變友柔克教化先後斯言可
徵

妖不勝德論

書曰妖不勝德錫謂理未當也若謂妖不勝刑可也

何哉不忠之臣國之妖也不孝之子家之妖也唐虞時四凶為妖堯舜之德豈能勝之卒用刑而流之竄之然後天下咸服既而禹繼堯舜嗣揔大位不能以德勝防風氏果明其罪誅而勝之其後尹諧之妖成湯誅之潘止之妖文王滅之管蔡之妖周公戮之堯舜成湯文王周公尚不能以德勝而刑勝之况伯宗之直欲勝三郤之暴乎仲章之賢欲加酆舒之戈乎伍相之忠欲敵伯嚭之佞乎益不能也唯明者能辨之有權者得誅之明與權相濟妖與德相敵苟明不照微權不在已雖有盛德豈能勝妖乎聰而不聰則妖言入視而不明則妖色造好訐似直言好讒若忠告言之妖也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色之妖也朱雲知張禹之妖不能逐是明有餘而權不足也德宗惑盧杞之妖不忍棄是權有餘而明不足也或曰苗民不寶舜舞干羽七旬來格豈非德勝乎錫謂非也當始征之際苗民有辭舜謂之退然後來格蓋三苗不欲因伐而降也若然則聖人之德素被于天下何必七旬之間益修文教方化匪人蓋彼緩舜之征因而來服也亦猶崇侯作亂文王因壘而降若使文王退而修德不復再駕崇亦弗賓也少正卯一姦雄

爾孔子未為司寇尚不能以德勝之矧苗民崇侯奄
有邦國雖虞舜文王謂以德勝未之信也聖人猶然
况仁賢乎自右君子寡而小人衆獨立其德不為妖
勝者鮮矣故錫妖必勝德

天機論

天者道之心也機者天之用也以心發機將全乎道
也日月風雨雷電雪霜並機之用也地輔於天亦猶
臣事君而子事父故山嶽川瀆草木蠢動亦機之用
也日月薄蝕星辰彗孛風拔大木雨降流血雷震寢
室霜降炎天山嶽摧積穀落激鬪雉雉高宗之鼎桑

拱太戊之朝即機之發也發其機屬乎人君者也夫
天生蒸民樹之君以司牧之賞之寵之君得而專行
焉戮之辱之君得而擅行焉威福二柄自由於君行
其所好誰敢沮之行其所惡誰敢違之聖人所以不
妄動不妄言言必可行動必可法位至尊而心至謹
夕惕若厲日新厥德所以天降其祐故洪範休徵以
為肅則時雨若乂則時暘若哲則時燠若謀則若寒
若聖則時風若乃有樹連理而呈祥螢抽葉而紀候
郊數萃於麟鳳宮沼躍於龜龍若謂居域中之大專
二柄之重以為行其所欲人莫我違縱其所好人莫

原本疏
為字

我拒於是身妄動令妄施則天降其咎故洪範咎徵
以為狂則常雨若僭則常暘若豫則常燠若急則常
寒若乃有石言魏榆之野壤壞梁山之丘宣榭有火
而降災魯門鬪蛇而表異天降其祐天之賞機也發
其機賞其君俾人君無忘於德也降其咎天之罰機
也發其機中其君俾人君無縱其欲也故聖人則天
之明用天之機堯謂舜曰天之歷數在汝躬於是考
璣衡而齊七政然後揖讓禪受膺其大命是知舜有
大孝天以歷數授之也舜又謂禹曰天之歷數在汝
躬然後亦揖讓禪受膺其大業是知禹有大功天以
歷數福之也成湯伐桀則曰應乎天而順乎人周武
伐紂則曰恭行天罰故大禹休君海神受職暴秦黷
武人不聊生天則移其歷數授於漢祖故五星聚於
東井赤雲見於驪山是知天之發機福善德而禍淫
也故春秋曰天方授楚又曰天厭有德授之者福
善之機也厭之者禍淫之機也若君得天賞機而恃
之則福轉為禍得天罰機而懼之則禍反為福所以
楚莊小心故身享元吉宋景悔過故國不纏災天之
不言而信其機乎孔子云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聖人
則天之明故厚其祿峻其秩以賞君子峻其法嚴其

刑以退小人故賞一人千萬人悅罰一人千萬人懼
然後賞不費而人自勸刑不煩而人自正得非天以
機警於人君人君得天之機警於兆民則君明臣忠
則朝廷之儀正矣父慈子孝則家人之道嚴矣兄友
弟恭則棠棣之詩興矣夫和妻柔閨闈之理明矣豈
非人君用天之機而養天之民乎桀紂不知天之罰
機則玉盃象箸酒池脯林霜刃膏人之脛血銅柱灼
人之髀肉故天墟其國而暴其社文武能知天之賞
機則葵無主之骨封賢人之墓散商紂之財以富人
息虞芮之訟以勸人故天祚其代三十延其年七百
其若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則悅
心在於人而和氣動於天是以天之六氣不得不調
地之萬物不得不泰行於樂府則其音安以樂化乎
寓縣則其人富且壽介族在藻而遂性羽蟲擇木而
安巢天之用機則如彼君之得機又如此是知天之
機君之機其循環乎

復井田論

井田之法聖王所以維持萬民而牢籠甲兵也何謂
維持萬民一則比閭設而人無流亡二則審知生齒
之衆寡三則賦役均而勞逸等四則里有序而鄉有

岸岸以勸學故謂之維持萬民也何謂牢籠甲兵蓋
 大夫謂之百乘之家諸侯謂之千乘之國天子謂之
 萬乘之主各於提封賦出兵革故謂之牢籠甲兵也
 洎秦革周制阡陌驟興雖富國強兵一時雄盛及其
 弊也後人不勝其害蓋兼井者衆而賦役不均也豈
 徒然哉自春秋時井田之法亦已弊矣當魯成公始
 作兵甲孔子書之議其重歛又季氏三分公室各正
 其一皆井田之法已紊於周末矣遠至于秦商鞅革
 其弊而利於時者也然富者連阡陌而貧者困流亡
 流亡之患由不復地著故也漢興之後民多末作賈

傳上言遂開藉田其有豐歉不均取壽昌請置常平
 之倉東晉以來人流不息乃設土斷之法齊梁之際
 以板圖漏略不知生齒之衆寡乃創校藉之吏皆公
 革救弊而井田之法歷代卒不能復唯王莽驟欲復
 之而農商失業今之論者尚思追復而事有不可復
 而復也何哉且今之兵異於古也古之兵散在農畝
 力於稼穡因蒐狩而教戰為征伐而征用用則為兵
 退則為農今則異也聚之為營壘仰食於廩祿壯則
 責以干戈之役老則退為游惰之民井田不可復之
 驗一也其次六筦之利歷代攸先實資豐富之民俾

為筦課之戶既資豐富寧去兼井兼井既存賦役不
籌此又井田不可復之驗二也今但復常平之倉修
土斷之法三歲一閱戶籍之數然後大興水利博開
籍田籍田既博則民務本者衆矣水利既興歲雖旱
而農無害矣本務因是而日增末作因此自禁倉用
當平而常得酌濟民依土斷而不得流亡夫如是井
田之利存焉為理者患在不行不父苟行而且久則
民安得不庶且富乎既庶而富然後制度立乎其中
使與馬衣服婚嫁喪葬不得僭差僭差不生則費用
有節費用有節則在上者不敢僭侈在下者不生覬
慕夫萬貨生於地萬民依貨而生者也聖人善用萬
貨善役萬民以先務於用地用地者務農而生貨也
文王善於用地而為節制者焉節制者井田之謂也
自皇^黃帝唐虞夏商之代已有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之
數也至文王用土著之法而損益舊制故有比閭鄉
遂之別焉今唯兵革不可復於井田之制而於禁流
亡知衆寡均勞逸亦有歷代之法存焉可酌而用之
適時從宜以便於國即周望異名於井田也何必盡
法周制方謂之善哉

咸平集卷第十終

為筦課之戶既資豐富寧去兼井兼井既存賦役不
籌此又井田不可復之驗二也今但復常平之倉修
土斷之法三歲一閱戶籍之數然後大興水利博開
籍田籍田既博則民務本者衆矣水利既興歲雖旱
而農無害矣本務因是而日增末作因此自禁倉用
當平而常得酌濟民依土斷而不得流亡夫如是井
田之利存焉為理者患在不行不义苟行而且久則
民安得不庶且富乎既庶而富然後制度立乎其中
使輿馬衣服婚嫁喪葬不得僭差僭差不生則費用
有節費用有節則在上者不敢僭侈在下者不生覬

慕夫萬貨生於地萬民依貨而生者也聖人善用萬
貨善役萬民以先務於用地用地者務農而生貨也
文王善於用地而為節制者焉節制者井田之謂也
自皇^黃帝唐虞夏商之代已有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之
數也至文王用土著之法而損益舊制故有比閭鄉
遂之別焉今唯兵革不可復於井田之制而於禁流
亡知衆寡均勞逸亦有歷代之法存焉可酌而用之
適時從宜以便於國即周望異名於井田也何必盡
法周制方謂之善哉

咸平集卷第十終

咸平集卷第十

咸平集卷第十

咸平集卷第十

咸平集卷第十

咸平集卷第十

咸平集卷第十

咸平集卷第十

咸平集卷第十

咸平集卷第十

咸平集卷第十

咸平集卷第十一

京兆田錫

論

伊尹五就桀

知人安民孰難

羊祐祐杜預優劣

直

晁錯

伊尹五就桀論

柳宗元嘗有伊尹五就桀贊其序略曰伊尹者聖人

也不夏商其心心乎生人而已湯誠仁其功遲桀誠

不仁朝暮及於天下又曰湯桀之辨一常人盡之矣

又曰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錫以為桀公所羨之意尚未盡且伊尹在夏也日見其暴月聞其惡歲熟其過在明識先見豈不知桀之惡確然必不可革乎豈不知天之歷數在於湯乎而去就自惑之若是雖急於吾民莫朝暮及於天下所謂徒汲汲於康濟而思慮不精審也使之速去桀而干湯湯之聖伊尹之賢賢與聖合則天下之政孰云晚矣與其五就桀孰若亟去之速也矧君子俟時以行其志時之弗來雖聖與賢孰敢妄動使伊尹忍葦月之遲周歲之晚未為後時矣欲朝暮之速無乃太速乎錫以為伊尹於一

日而五就桀乎以周月而五就桀乎殆數歲而五就桀乎以理酌之豈一日乎豈周月乎必數月之外不然數歲矣以是計之益不如亟去之速也較而論之肇適于亳醜夏之心素定矣再適于亳相湯之時將至矣於是升自陟以一戰相湯之功行己之志得其時矣時之疾速伊尹豈不預料哉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伊尹知時久矣五就之言錫謂孟子垂訓之旨也若然者雖欲疾速其功可得而疾速乎設使桀能返狂作聖伊尹而相之其仁雖朝夕及於天下矣而天之歷數復棄湯而在桀乎

伊尹聖人也豈懵於天時人事之向背而惑於醜夏
適亳之去就哉

知人安民孰難論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難哉以堯之仁聖庭有
凱左弼右輔猶稱知人安民之難由是見君於邦國
吏於職官得不重慎於用人而勤勞於撫俗乎嘗論
之或曰大賢則深沉厚重而難知大佞則姦詐矯偽
而難識苟非大賢大佞則朞月盡見其為人也唯上
之治民下之從上如水投器器之方圓水則隨之以
是商較則知人甚難而安民甚易子復何以論之錫

謂曰不然且古者唐虞建官三載考績三考黜幽而
陟明雖唐虞之時人亦未盡知賢亦未盡識故必俟
考績然後賢者用之而不肖者黜之下至周官用人
於鄉舉里選凡賢之與不肖正直之與姦佞久而彰
知其賢識其不肖諳其正直攷其姦佞莫越於鄉里
也故周命鄉里外舉士之秀者然後論辨而用之自
漢至唐用士駁雜不能如唐虞之考績又不能如周
官之鄉舉士林真偽雖欲知之而無由知之矣雖欲
辨之而無由辨之矣迨其一旦獲罪矯迹盡露方謂
之難知得非失之於本而責之於末乎今若復唐虞

之考績用周官之鄉舉則人不難知矣故仲尼曰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唯臨民之方安民之術古雖不易今實尤難古者專一國典一郡字一邑民之舒慘在我民之利病猶我一國之賦輿屬已一郡之甲兵隸已雖小國之事大國諸侯之貢天子苟有不便於民不利於俗君命可以理諫上令可以理奪從理而行也不以君命上令之必可行也故民之從我如水之在器自漢至唐則不然郡制於邑都府制於郡郡之政令苟善則屬邑皆獲其利也為邑者雖欲違之而不可得而違之矣郡之政令苟未善則屬邑皆受其弊也為邑者雖欲違之而不可得而違之矣郡於都府亦然都府於天子之命亦然是知專一國典一郡字一邑知人乃易而安民甚難也安民之術不過厚其生殖省其徭役薄其賦歛而制度生於其間設使厚其生殖省其徭役薄其賦歛而無制度則強并於弱富兼於貧私家之賦倍於公家之賦若是則孰謂之安民哉夫安民之本在乎天子之制勅有不便於時臺省符檄有不便於下唯三事大夫逮百執事補察其闕釐革而從於善則天下之民安矣豈獨一郡一國之民乎過此以往未見其安是是論

之豈非知人易而安民難乎

羊祜杜預優劣論

錫嘗讀晉史羨羊祜杜預二賢名迹可得而論之其智略各有縱橫而聲譽不相上下然羊公之善頗優於元凱何以明之預之才畧有餘而思信不及於祜祜鎮南方境隣吳土與吳交兵克日方戰不尚譎詐之計不為掩襲之利敵人死於陣者斂以還之敵人拘於晉者禮以遣之祜之用兵惠如時雨孫皓暴侈人有離心祜乃以恩敵怨也以信敵無信也祜之得機乃思勝信取之時也故石城以西晉為晉有吳民感惠不稱祜名饋藥軍中陸抗無猜何誠信若是之昭著求諸名將右無其儔既掠吳人之穀以饒償之既獵吳人之境以禽還之蓋欲促其歸晉之心而示其大信也吳中將帥果率部曲來降吳中黎民果以家屬而至惜其經畧已就表陳密謀而執政多違厥功弗集及其寢疾朝廷就問其計畫洎漢起殲良吳都罷市仰觀山以流涕何其遺愛最厚於民錫謂祜乃堯舜之臣非晉武之臣也嘗舉杜預以代其職預承成績克平南夏然預之多才罕有其比當其獨排輿論造成孟津之梁率用機心製就周廟之器撰曆

以正於天度詳刑雅合於國典定考課之法豐殖貨
 之利虜人寇隴先見已陳於石鑿匈奴犯邊定計預
 徵於省闈苟非奇士孰與於此及代羊祐彌見其才
 張正弼吳之名將也中我及^反間之術孫歆乃吳之都
 督也畏我飛渡之兵孫皓既平江漢懷德於時簡練
 武事修立湘官頗與開設庠序輕裘緩帶風流之不
 亞也疏沅湘之流通零桂之漕水利甚博土人歌之
 與未墾田備邊實相侔也留精麟史撰集圖列雖却
 穀敦詩閱禮安可比也自有^古名將鮮有全能或大畧
 有餘而細行不足祐既慎密預亦恭謹祐焚藁以自
 慎預獻賂以免禍功名磊落善始令終比於知曹爽
 之必誅不就其辟知和道之見斥能以智免祐又多
 焉所惜者羊公有知人之鑒得進賢之名而元愷但
 知立碑峴山垂名後世不能簡拔一士裨於國朝以
 是論之優劣可見矣

直論

春秋曰子好直言必不免於難又曰子好直必思自
 免於難也若是則直為賈禍之階也明矣然陷於言
 死於君怒亦宜也若以直言犯於時忌而罹害於讒
 謗可不惜哉春秋之言其在茲也噫勇於為仁慷慨

正直君子之心雖死又何恨焉然在中人慕為君子
懼抗直之賈禍因躑躅於為仁得不較論以進為直
之心乎昔周公相幼主召公不悅管蔡流言雖聖人
之心不能信於僚友兄弟豈非直於為道以稔衆心
之疑乎苟非書啓金縢天霽風雨則無以表其誠也
仲尼見於南子欲伸規誨子路愠見柳亦聖人之誠
尚未信於門人豈非直於為仁以速一時之疑乎苟
不自誓而發厭之之言則無以明其衷也以是知不
獨直於言辭以搆禍難直於為道直於為仁雖聖人
猶不免疑况他人乎申生受讒不能違難是直於為
孝者也韓信功高朝廷疑懼蒯通說之拒而不納以
為有功漢室君必無猜果致雲夢就禽死於女子之
手此則直於為忠者也費無極之井言蔡朝吳之不
疑此則直於聽信果遭放逐也夫君子之直以智濟
之所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又惡訐為直又曰
諫有五吾從其諷考聖人之言得非欲人以智濟其
直乎昔魏獻子為政將受梗陽之貨闔沒改寬入而
諫之因食三歎曰願以小人之心比君子之心獻子
矍然自省其過二臣之言得非直在其中乎亦猶考

叔警悟於鄭莊子革磨厲於楚靈皆婉辭順言直在其中矣與夫趙盾驟諫嗾蔡見嫌伍負抗言屬賚是賜上則不能改君之過下則適足速身之禍孔子曰三諫不從則違之戒固寵也又曰忠告而善導之不能者止無自辱焉戒力諍也或曰諫從於諷蓋不欲彰君之過豈是成懦夫之志而固鉗諤諤之口乎若然則死干之直不可預於三仁乎論曰紂之過惡聞於天下比干蹈死而切諫誠欲萬一迴其心也嗚呼言以申志志以蹈仁易曰慎言語又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傳曰駟不及舌是知一言之發尤難於為道為義之直也較而論之莫若直以守道於內智以濟直乎外無俾禍及反害正直之心焉

晁錯論

班固以晁錯急於利國而不知身害後代論者或以景帝聽袁盎之讒因七國舉兵遂誅錯以悅諸侯或以晁錯智小而謀大或以景帝不明而無懲亂之術斯皆執偏見之一端而不周覽前後之次第也夫安危理亂之形必起於漸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謂其所由來者漸矣錫嘗讀高帝紀及文景二君之事迹因三復賈傳所上之書乃備得七國叛漢之本末也賈

生曰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時淮南王濟北王與吳王逆節已露故賈傳曰今淮南謀為東帝濟北王西向取滎陽吳王不循漢法今天子春秋鼎盛德澤有加猶尚如是然天下少安何也諸王幼弱傳相方握其事若數年之後諸王年長傳相各稱病而罷則濟南濟北之邪雖老舜不能理也昔者屠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理解也至於髡髡非斤則斧夫仁惠息信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髡髡也釋斤斧之用而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自

本末字以下皆賈生之言

以是詳之諸侯強叛之心自文帝始也

始上應有時字

于時賈生雖有是言而文帝不能用焉逮吳王不朝翻賜之凡杖以愧其心斯所謂釋斧斤之用而嬰以芒刃也夫周公聖人猶殺管蔡以正法制况孝文纂新造之漢欲以仁信感其心乎亂本萌於高帝之時滋蔓於文帝之世難圖於景帝之代也夫先王設禮所以禁邪於未然也用刑所以懲亂於已然也故禮曰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覺者禮也兵法曰善戰者无赫赫之名謂决勝於未形未兆之前也晁錯雖懷獨見之明而切憂君之志然驟欲削黜諸侯之爵土

發

支

使本強而枝弱無乃智術未周乎亦猶解結而急之則其結益固也又如沉痾之疾雖秦和未能驟理錫嘗研幾於聖人之用心也設尊卑等差之位以車服袞冕各有降殺俾人各安其分苟有僭侈是謂禮失失於小則降黜之失於大則誅戮之洎宗之衰暴秦之亂禮亡樂壞莫甚當時高祖以英武之姿撥亂返正然臣下功高封建踰等使韓信黥布陳豨彭越皆不保臣節勢使然也故賈生曰臣竊迹前事大抵強者先叛謂淮陰王於楚韓王信倚於匈奴陳豨兵精而貫高因全趙之資皆以因強而叛心生也斯皆賈

李

李

發

生見前車之覆於是指切時病抗言於當時也豈非禍亂有漸乎賈生有先見之明乎果數十年後其言合若符契景帝固不足嬰以芒刃又不能斷以斧斤驟悅叛王之心而隕忠臣之命尚賴周亞夫善用兵法堅壁於滎陽委梁不救以絕吳楚之糧道禍遂解也施余謂晁錯之謀適促諸侯之弄兵也圖慮安危之計無乃有慙德於賈生乎唐有于侏作晁錯傳贊評未盡其理因作論以質之

咸平集卷十一終

咸平集卷第十二

京兆田錫

論

水旱

斷

問喘牛

開封府試守在四夷

御試登講武臺觀兵習戰

水旱論

天之六氣進退盈虛固有常矣造化之理使然蓋陽氣生於子其卦直復三五陰而一陽陽氣雖微乘得進數剛德浸長利有攸往然群邪在上莫之余逆也

寒暑迭代日月將迎以至於純陽用事其數斯極其勢斯復故陰氣生於午其卦直溝三五陽而一陰陰氣肇至乘得進數柔道浸長利有攸往雖衆陽在上莫之能拒也三才隨之而变化六氣循之而進退其間陰陽差軼水旱乘之水乘其進數則淫雨作沴旱乘其進數則亢陽為災水與旱其數自極則然後陰晴乃順何以明之旱數極則淫雨繼之水數極則亢陽繼之天地不能移其數豈聖人欲搏節其過哉當其水旱為災也害于衆威民懷怨咨天子則禱于群望諸侯則祈于境內牲玉蘋藻奔走于土木偶之間

日望其感通月俟其報應既而旱愈甚至於水澤竭草木枯雨彌甚則防水橫流害于衆民猶以為精意不虔尚貽天譴由是誠請益莊祠禱益勤冀其萬一通于神鑒神愈不靈盼嚮無朕早加澍焚雨加霖淫乃復喧然聚議于朝代黎民籲天之意佇陰隲必報之感貶常膳避正殿徹樂懸赦縲囚然後戚然復告上下四方之神不知陰之數已老而當晴衆謂之因禱而獲霽陽之數已極而當雨衆謂之因祠而有應於是載潔籩豆載豐玉帛賽之酬之畏之謝之安知陽之數九而陰之數六陰乘陽之大數而作沴故鯨

治水九載而弗成陽乘陰之大數而爲害故湯禱雨七年而方獲易曰七日來復又曰婦喪第七日勿逐得此乃往而必復之數自然也數有大小時有進退數之大者積年數之小者累月以是明陰陽之數上下四方之神可得而司之不可得而專之稽陰陽進退之數得水旱災沴之旨也

斷論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慮未甚精成敗未盡見情僞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意不忍小忿小耻之心卒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忿而趣敗也安得謂之斷哉若謀慮已精成敗已見情僞已審而猶疑事或未濟尚憂理之未盡猶豫於大難惶惑於臨機本謀亂而不能堅乎始慮撓而不能必行是謂無斷也噫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垂大名皆由於斷也陷大惡致大亂隳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也蓋謀熟而後斷則大功大名隨之而興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陷矣昔傑惡日盈湯德日新干戈未舉而成敗之數先定也湯乃勃興應天順人一戰而克遂自諸侯而爲萬乘主斯則湯之智慮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其次商紂縱虐而

文王之德素積於民民心歸周久矣一旦武王法成
湯之擊師次牧野風裂旗旆武王震恐以為天意未
遂遽思中輟唯太公獨排眾意以為必克是則武王
之斷未侔於太公也洎秦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英
斷長戟巨鍬銷為金狄聖謨國典焚為煨燼將以弱
諸侯之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若是果斷自謂超
三王邁五帝然而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得非斷於
強暴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知有斷於威武也有斷
於為仁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棄堯
之禪讓伯夷絕周之疏粟是果於貞介也管蔡流言
周公誅之大義威親之斷自周公始也龍逢比干以
諫而死是斷於為忠也伊霍廢黜由已是斷於為大
節也燕王用樂生雖謗書盈篋而委任愈堅此則斷
於用人也項籍勇傑不能終用范增所以霸王之業
卒為漢有豈非無斷於推心乎世祖單騎入銅馬之
軍人人相說說其推心也唐太宗之初頡利控弦者
二十萬臨于渭濱太宗單騎隔水責之戎人畏伏下
馬謝罪于時臣寮進諫以為輕敵上曰國家初定若
示之弱即生戎心所謂智畧周通而決斷果敢也漢
祖數項羽之罪而弩矢竊發責敵之罪頗類太宗然

為飛鏃所中若萬一不幸即漢祖之斷有餘而料敵之智或淺也有以見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前是皆幸而成功豈是善謀而能斷哉夫智與斷在乎兼備也若差之毫釐則失之千里使漢祖從酈生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無因而濟矣使太宗從高祖之言疑而不斷則家國無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韓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為韓信不斷於為忠而猶豫思亂以取誅威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不迴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猜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徯謀亂何始於忠而終於逆蓋無斷於忠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謂鮮克有終其是謂乎亦猶孝景始用晁錯之言從之如順流將欲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強本一旦七國共叛遽聽袁盎之言誅錯以謝七國錯既誅而亂不息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惑讒構之言哉若成與敗但思一決而不圖始終慨然自謂決斷不其謬歟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無斷也其非死所也晉宣得中饋之贈不敢出戰非無斷也戰未便也是知智計明然後決斷則事無不濟矣

問喘牛論

漢

傷

問

后平集上卷

五

漢書稱丙吉嘗出逢群盜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
 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息吉使騎吏問牛行幾里而
 喘或以譏吉吉曰宰相不親小事非所以道踞問鬪
 傷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近行而喘此時氣失
 節悉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陰陽眚所當憂是以問
 之錫嘗試論之曰宰相尊天子安諸侯在乎揔要綱
 持大柄務求賢以真諸位擇能以分其眚賢者在庶
 位能者蒞百職庶位得人百職具舉則理道不紊於
 條貫生民可得教化所謂勞於求賢而逸於致理由
 是觀之宰相猶哲匠爾繩墨規矩器於小大之材材

教考老

適其用然後指麾衆工授以制度不勞親執斧斤而
 崇屋構矣是皇王帝霸之道若崇屋賢能才智之人
 皆衆工宰相操執大道以指麾百官量其器能授以
 庶務則不勞躬親小事而理道成理道成則兆民悅
 則富且壽故民無怨嗟愁憤悲傷夫礼所以天地交
 泰水旱蟲霜不災於物謂之陰陽和由宰相揔大政
 而致之故謂之燮理元化陶鎔品彙丙吉拜丞相在
 孝宣神爵三年夏四月至五鳳三年春正月薨丙吉
 在相位總四載而薨當其四載之間有日蝕有任宣
 坐謀反伏誅有嚴延年得罪棄楊師坐怨望處死

文三集上卷

六

不輝

漢書

言天久雨之事

公卿奏輝黨皆免官京兆尹張敞亦被奏因
 亡於是京師吏民解施桴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
 賊上思敞功微拜理莫又嘗有詔曰今郡國二千石
 或擅為苛禁又有詔以吏不廉平增加其俸驗茲數
 事冬朔日蝕天久不雨盜賊擾境官吏伏法斯亦未
 為陰陽和而天地泰况群闕者死傷橫道高陵民兄
 弟爭田復未為庶民和悅庶民既未之和悅官吏又
 未之輯睦河南殺人流血數里豈不感傷和氣而致
 春溫溫和失時人亦自覺何必因牛之喘方認時氣
 差違矧丙吉祥相以來未能進一賢人黜一不肖有
 黃霸不能早用為同列有于定國不能早引為同僚
 耻府中按吏之名容車上吐茵之過不足多也欲待
 歲盡課人之數最方行賞罰賞罰欲加誰哉抑聖賢
 理天下必致其道然後政成而民悅雖使夔契為政
 亦待三載而成功若期月化醇未之有也後人讀漢
 史言賢相皆服膺問喘之理企踵調元之道不詳事
 實錫謂丙吉矯歟誠失問歟

府試守在四夷論

限五百字已上成

庫本無此篇

春秋以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詳立明之書觀古人垂
 訓以為明君在上以道德化育良相作弼以謨猷經

緯故地天交泰品物咸亨和氣感于天故四時六氣
無差節候矣至化孚于地故群動萬彙悉遂於生成
矣當是時諸侯之國秉璋執圭奉朝廷之政令四夷
之長率貢納贄服帝王之威德然聖人以道為城池
以仁為網罟牢籠禦備使悉歸于術內範圍包納俾
咸入于彀中故春秋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又曰誰
能去兵孟子曰至仁無敵於天下是則干戈之用以
順特殺戰也用以威戎心也仁義之用以觀俗設教
也俾以遂物性也以時教戰者春蒐冬狩因農之隙
閱兵之實俾民知禦寇之教也所謂安不忘危理不

志亂故仲尼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斯乃禦侮之大
端而防患之先備者也守在四夷之義其在茲乎雖
以道德羈縻以服其心然以威武震耀以制其力守
之至理請試別白而論之魯史曰聖達節次守節是
則君子理一身則守五常之教聖人理天下則守萬
機之要守而得其道則百戰具舉而庶政允釐百戰
既具舉而庶政既允釐則四夷不得不畏服也守之
一說亦取蒐狩之狩謂天下有道海內無事威制之
柄唯在四夷故曰守在四夷也何哉戎人之心不可
以仁信責之不可以禮教束之怙強則搔邊畏威則

款塞故賈誼有安邊之策晁錯有禦戎之辭載在前
書確為嘉論以為堯舜之聖禹湯之明文武之德其
覆之也如昊穹煦之也若春景萬物靡不浹群品靡
不安當時比屋可封而外戶不閉猶未能銷釋兵革
亦未能徹去備禦務在化中國以道而制外夷以術
也今國家承百王之後應五運之興陰陽和風雨時
日月貞明黎元胥悅封疆萬里琛貢交至雖漢武仲
蕩定之志唐時置羈縻之郡未侔於今日未偕於聖
朝矣方今乃守在四夷之秋也

禦試登講武臺觀兵習戰論

限五百字
已上成

春秋曰天生五材民並之用又曰誰能去兵是知堯
舜禹湯而下迨于宗周之至聖鮮不以仁義道德牢
籠天下而以甲兵武備以制海內故仲尼曰不教民
戰是謂棄之故周有井田之法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乘三農之隙以教民戰夫武有七德禁暴戢兵安民
和衆之為用也故古先帝王臨御天下持威制之柄
於上以制四夷而齊萬國得不以兵為本焉昔晁錯
上漢文之書曰兵不堅利與空手同是知兵不得不
堅而戰不得不習唐開元之際海內無事明皇幸於
驪山講兵而閱焉于時稱為威盛今國家自先帝臨

御以來弭禍亂而安黎元勝兵數百萬所謂霸王之
器在手故遠戎畏服諸侯恭肅豈非甲兵之用善弛
張卷舒由聖人乎今陛下乘乾坤交泰之時而當寰
海宴清之際雖以詩書禮樂以化天下而致民於富
壽之域然能遵堯舜禹湯之用心而弗忘戰以是知
卜年之祚方遠而卜世之基彌固登崇高之臺以講
武焉講武之大體寔觀兵之威武焉旣威且武而有
習戰之術以是衆戰則何敵弗克夫是三令五申雖
古之習戰之法而易貴師貞之吉今睿謀神武以兵
戰之機以時習焉天下畏天威而服聖德豈非前書
者云善師者不陣者焉四夷之心咸走梯航玉帛而
來朝者由陛下德先勝而兵有威也今論兵甲之利
府庫之備士卒之勇土田之廣疆場之安雖漢武承
文景之美財而利甲兵者弗能加焉區域之安蒸黎
之泰風雨時順天地氣和雖太宗革隋之餘而善整
武備者亦弗能至焉

咸平集卷第十二終

咸平集卷第十三

箴

相

將

嫉惡

用材

求名

規過

守默

聽

視

相箴并序

京兆田

錫

智周萬物曰聖道濟萬民曰聖賢乃君德也賢亦君德也然天無二日土無二主故聖人立則賢者事之賢者立則聖人事之周公相成王乃以聖事賢者也舜禹在十六相之間

即以聖事聖者也高宗命相稱若金用爾為燭若早
用爾為霖若和羹用爾為鹽梅若濟川用爾為舟楫
此得命相之大首也昔管仲相桓公也以隰朋善擯
贊之禮請立為司賓以甯戚能稼穡之政請立為司
田以賓胥無明於刑法請立為大理以王子城父諳
於戰陣請立為大司馬以東郭牙忠鯁讜直請立為
大諫乃曰君欲理國強兵則五子在焉若欲霸王則
夷吾在此此乃得為相之大體也是知宰相所居者
國之大位所務者國之大事所憂者國之大難所理
者國之大柄百職如網罟也群官若襟袂也提綱則
網罟不紊舉領則襟袂自整所謂挈霸王之器授於
聖哲之主也故陳平不言細務丙吉耻按小吏所以
府無鈴閣門不施闥示與邦國大同也不於衆務之
有隔也許扣閣以白事呼宜祿以立聞是表宰相之
貴異於臣僚之貴也宰相之職貳於帝王之職也君
在座見宰相則起贊拜者揖而告之君在車見宰相
則下贊禮者導而告之故伊尹謂之阿衡呂望謂之
尚父聖人所以隆其禮若是也貴其才亦然也所任
非輕所責亦重若天地有大變邦國有大災則引咎
責躬謝病免職天下知其隆貴而不知其憂勞受其

陶鎔而不知其功業五帝之時人謹事約故宰相得
致其理三季而下俗薄文弊故宰相尤勞其精昔玄
宗用姚崇宋璟則開元之初天下康濟用林甫國忠
則天寶之末海內喪亂豈獨臣之過也抑亦君心之
怠也當憂勤之時則逆鱗犯顏之臣謂之忠盡而聽
納也及安逸之後則苦口沃心之諫謂之狂妄而厭
聞也豈徒然哉昔魏徵相太宗也以抗直克保其終
憲宗之用李絳也以剛正不得其死蓋君臣之際委
遇方深則說謗生焉禍難起焉說言不惑則匕首竊
發豈惟正直忌於衆目抑亦富貴挫於人心王涯遂
死於疑兵竇參亦逢於刺客是知為相不易為君亦
難不惑說疑君之難也不事富貴相之不易也德宗
勤儉之令主也惑於說疑贊皇才畧之賢相也溺於
富貴故宰相所先者才畧所重者識量劉幽求克平
內難唐休璟善料邊功乃才畧者也張九齡請誅祿
山婁師德密薦仁傑乃識量者也有量則深沈而難
測有識則敏速於先見使玄宗用九齡之言則祿山
之亂不生矣使天后不言師德之薦則仁傑之明不
知矣夫俾人遷善遠罪而不自覺者禮也致君去危
就安而不自悟者賢相也蓋弭亂於未形制理於未

北群官但受其節制萬機莫測於運用也黃閣之下
敢獻箴曰

惟天有斗 翰運化機 日月五緯 陰陽四時

斗柄所指 隨其推移 惟君有相 調變天下

朝廷百揆 天地萬化 政柄所指 隨其強霸

一國具瞻 三台之象 所務才略 所先識量

量若不寬 不能容衆 識若不明 不堪大用

才若不長 不堪任重 林若不深 不謀公共

識量有智 為相之器 禮樂征伐 為相之轡

按轡理人 利器事君 獻替輔弼 啓沃經綸

乃成太業 乃集大勳 堯得元凱 垂衣而理

湯得伊仲 順人而起 漢得良平 亂畧乃弭

唐得房魏 王道如砥 君之股肱 祿既厚焉

君之耳目 貴亦極焉 祿享驕生 貴極忘遷

延齡調上 林甫忌賢 元載專寵 吉甫弄權

衆僚位卑 不敢抗言 百官禮隔 誰肯犯顏

阿順久矣 傾亡忽然 性習相近 始終勿渝

進賢為黨 道則不孤 至公為任 身則無虞

民既富壽 物亦昭蘇 狂生不佞 敢告僕夫

將箴 并序

聖人能御將良將能御兵御得其道則運籌料敵留
侯運籌知彼我勝敗如觀掌上王翦攻於荆玉非六
十萬不足禦敵晉宣圖於壽春非三百日不足用兵
其籌料本末若是之審也然而有謀而遲緩者將之
病也有謀而心速者將之病也故軍志曰智而心怯
可窘也急而心速可久也有驟勝則驕不可不戒也
有驟勝則急不可不備也項梁敗於定陶驟勝而驟
者也庸人敗於臨品驟勝而急者也能理其偏材知
其所病戒其驕急是謂知與為將也伊尹呂望王者
之將也却縠管仲霸王之將也孫吳吳起戰國之將

於字疑衍

也其材不同同歸于料敵其功不同同歸於用謀謀
既素定戰無不克故武侯以葛巾羽扇指麾三軍羊
枋粘以輕裘緩帶揔提萬旅謝安知淝之勝對碁自
若宋武知外水之宜封函預言其何然哉蓋所料無
失而當必捷者也雖云五帝有武備而無所用是謂
善師不陣者也湯武之舉是謂善陣不戰者也桓文
之舉是謂善戰不敗者也錫以為制理於未亂即善
師不陣者也制勝於未戰則善陣不戰者也得機於
一時則善戰不敗者也又何必桓文之師不及湯武
之舉乎湯武之舉不及五帝之有備乎韓信以天書

其何疑

定燕亦善師不戰者也穆子以金城克鼓亦善陣不
 戰者也但務察機在目料敵在心自嚴將軍之令不
 受天子之詔為將之道盡矣嗚呼機時者難得而易失
 功者難成而易敗不可以圖富貴而欲為將也不可
 以愛威嚴而欲為將也有全材受君之命可也無全
 材辭君之命可也不可以己之好尚而欲陷民於鋒
 刃三軍之起千里趨戰一國奉戰萬民陷旣沉應機
 之速破敵之急血膏草野尸擁流水而將帥自以為
 功名以為富貴以為威嚴以為便利可不惻隱乎可
 不嗒嗒乎况勝不可保袁紹敗於官渡衆不可恃馬

服挫於長平皆圖功貪名之過無刑亂愛民之心加
 有私忿謀逆者有幸亂而叛者如漢之黠布韓王信
 即私忿謀逆之人也晉之王敦植玄即幸亂以叛之
 之人也輕士卒之命死為嗜慾之深志可不為傷心
 哉且周之饑也伐商而年豐衛之旱也伐邢而降雨
 豈徒順於人欲抑亦合於天意是謂天人合發萬變
 定機乎欲期將帥之臣先本仁信之用故作箴曰

兵者凶器 戰者危事 國有外患 君先擇師

受賑於廟 授鉞於先 鑿門而出 建牙指敵

一國所仰 三軍以律 苟非將材 必自敗績

先以仁信

次以智勇

勇則三軍增氣

智則謀慮必中

信則賞罰從

信則賞罰從

信智未明

仁勇或虧

難保強勝

必致傾危

天之雷霆

警物為威

國之征討

弔民為辭

晉文伐原

以信為機

漢祖約法

以仁為機

羊祜遠吳

以禮為機

韓信襲齊

以智為機

呂蒙得羽

以恩為機

合若符契

不差毫釐

叛者伐之

服者捨之

亂者平之

克者戮之

譎詐有時

不可常施

殘忍非仁

不可念茲

苟違斯理

是奉其私

嫉惡箴

仲尼有云

人而不仁

嫉之太甚

亂必攸因

敬違斯言

禍反乘身

儻無威柄

又無權政

欲攻其過

適令距命

朱雲抗許

方慶糾彈

愈諫佛骨

黃怒闔官

言出衆怒

昭機譎官

上自君臣

下及朋友

善道以告

忠言而誘

言苟弗從

悔追勿後

欲損彼怒

宜緘余口

周公嫉惡

有權有威

去惡之易

易於轉規

伊尹愆過

位重言崇

懲過弗難

速於旋踵

若異於茲

戚無自貽

寬以蓄衆

截機待時

時至機發

誅除罔遺

誠之守之

無筴集之辭

用材箴

天運四時地生萬類以覆以載各得其位天地猶爾人胡求備克以仁化舜以孝理稷專播穀禹務導水聖賢猶然人胡求全是以前有才有德者不必有言與人結交能護其短掩短錄長交即悠遠任人之職能從其長錄長掩短邦實阜昌無好之則忘其不肖惡之則忘其乞臧執心至公取其所強流陰陽戰而復和天地否而復泰猶以為窮邊太澤深山曠林有魑魅姦慝之災有猛鷲瘡癘之害俗有所未習人有所未知於是象九州鑄九鼎赫曦連月方

收其炎熟九鼎俱成山形谷聲如在其初也睿智如神王言如綸命諸侯以貢金空群山而伐薪萬韞一鼓吹風吸雨如媧皇仰天待鍊石而將補其終也巽戶風絕离宮火歇餘霞猶狀任公臨海得鰲魚而待烹岌岌然在萬乘之前巍巍然列雙闕之下日月星辰之分野山龍華蟲之文章莫不上應昭回下詳區域未必河圖括地象始判華棧保章辨土風方知陵隰有以見鼓天下之動入我牢籠取域中之大歸我掌握開生民之耳目為後世之楷模燥濕不變者金之貞獲落能包者鼎之量所以紀鏤與山河並久圖

象將世運常新瞻之在前不出戶而知天下仰之彌高不闕牖而見天道乃知聖人備物致用立功成器有位則可保失道則相迂故傑昏其德迂之于商商得之所以載祀六百紂縱其暴迂之于周周得之所以卜世三十洎定王微弱戰國縱橫楚子無君敢有輕重之問丘明作傳備存應對之辭見寶鼎之有歸由天命之所授然則天下大鼎也黎元鼎飴也惟左輔右弼前忠後良以文明為火而爨之以教化為味而調之則日月明陰陽和天地靜區域安故王孫善言在德不在鼎聖人垂訓以道不以強願追三馬或奔踈乃致千里士有跡弛可任以事一善可稱則勿求其美然後會衆善以涖庶官民寔攸暨

求名箴

君子所懋者德所貴者名名高由乎德厚譽美由乎藝成德藝苟缺謗毀亦生譽善毀惡如影隨形勿學小人欲誣君子唯已弗修唯名是企設矯與詐違謗避毀矯終失常久而逆彰人皆指笑名亦消忘箴行在已華名自至戒於曲求無忝無愧

規過箴

人或有過爾欲相規過且未改中已生疑疑不一途

滋蔓多岐微怨召怒何莫由斯怨淺謗生怒深禍隨
是以君子慎于樞機樞機之理揔乎慎言規人之過
其言猶難孰慮其宜細詳厥理言苟輕出過及在已
雖云忠告不能者止妄欲善導豈獨疑爾愈令其心
增於汰侈

守默箴

惟天之默三辰燦然惟地之默萬物生焉君子之默
百行昭宣苟無昭昭之名赫赫之德德未為人所仰
行未為人之式欲訥而言欲寡而詞孰謂爾無包藏
孰以爾為秉持夫事有節而理有機機赴節會一言
衆怡所謂時然後言敢志聖人之規

聽箴

聽貴於微方謂之聰無怒抗直無悅順從順從之言
如簧如綺聞之勿喜當酌於理抗直之言如鋒如銳
勿以為傷當從其長未必逆耳皆謂之是未必順詞
皆生於疑外得所聞內宜深思無自怠畧差於毫釐
有諭有告語難遽發必託微詞冀爾深察有猜有嫌
言雖直形必露微言貴爾審聽心馳意征聽則不明
凡聆其語必專延誠

視箴

視貴於微方謂之明察於未兆見於未形蓋以理取
不以目覩孰得兆朕預圖臧否禍福有自成敗有源
得喪有迹理亂有先憂樂在色喜怒亦然如萬物在
地而衆象在天如珠玉沉潜而輝采昭宣觀象知來
識鑒宜前違難遠惡爾自圖全拯危救禍爾合勉旃
視人之禍從微極之無待禍熾方欲扶危視人之難
從危安之無待難至方欲維持見機之理念茲在茲

咸平集卷第十三終

咸平集卷第十四

銘

湯盤後

白獸樽

夏鼎

卜臺

湯盤後銘并序

凡叙刻畫碑筆統盤多新瓌大鐘後序

君子為善汲汲惟日不足故湯盤銘曰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昔湯作夏諸侯日修厥德以成齊聖廣淵之
道致夏民之心歸亳益衆如渴者赴飲燥然促促欲
速於酌而挹之也故湯德益勝桀罪益大而禍不可

解德勝而位不可避位來逼已是以有夏之賢臣曰
伊尹歸亳而贊之相之有夏之疲民惟憶兆望亳而
歌之舞之桀遂喪國其戒也忽焉湯遂得位其興也
勃然大哉聖人之心與天道合天道健而行者也其
行不息故日月代明四時六氣萬彙從之而不斁矣
聖人懋其德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易曰夕惕若厲無
咎故百職萬國兆民亦從之而無斁矣夫天子大位
聖王守之則大理想賢主守之則小康中庸之主守之
得其輔則理失其輔則亂闇暴之主守之則大亂矣
古者盤盂皆銘冀朝用之觀其銘暮用之堅其志聖
與賢克己以荷祿闇與暴肆欲以自敗中庸之主殆
可儆戒爾錫因作湯盤後申有商之祖訓熙聖人之
大道也曰

成湯銘盤 太甲弗視 微伊尹擎摶 宗桃幾墜

堯念作聖 罔念作狂 雖曰聖哲 無豫從康

太宗念理 念念不已 果致升平 慎終如始

玄宗念理 念念忽虧 姚宋云亡 其德遂衰

噫修德罔怠 日不暫替 厥民大賴 永克永世

白獸樽銘并序

君好諫則直臣進而邪臣退君好諛則佞者安而忠

者危悅佞忘忠翹足待亡邦之禍斥邪用直反掌有
太平之期當晉運承金武帝泣肱鑒徃君之理亂詳
前代之興亡思得嘉謀渴仲山而補衮願聞讜論暮
大禹之拜言於是度設酒樽樽施白獸使獻之之士
謬諤之臣將欲排金門扣玉階抗真誠吐忠諫必得
挹酒漿而見志於旒冕以犯顏法膳夫之佐樽誘隨
季之及雷耳佩玦者知其有斷珥貂者表其外剛招
虞人以弓則不來賜武夫以鉞則專殺皆用物以旌
其意也飾外以知其內也所以虎者取其威猛以壯
其心莫無觸鱗之懼酒者取其醇和俾悅其性以生
沃心之謀所謂君誘臣之諫也臣合君之道也得澤
山相感之理見地天交泰之心錫以為感之以誠則
純信之士來感之以恩則死節之士至感之以信則
慷慨之士進感之以言則鯁介之士歸故成湯待士
於總銜齊桓錄於寶法皆降尊嚴而下卑賤示誠信
而求訏謨豈不大臣固寵則惜言小臣怯威則懼諫
苟汲善之誠未著好諫之志不專則上之過失或未
聞下之精誠有未盡則面柔白戚施口柔曰籛籛蔽
我聰明壅我嗜慾故君欲見獸樽在下則惕惕之志
不得不警戒而守也臣見獸樽在前則諤諤之心不

得不憤悱而發也所謂挹之以忠言酌之以直諫味
 之以醇和之德噐之以公共之道苟念終以入始慎
 末而固本則善旌諫鼓又何異馬夫誘諫在手樽而
 用諫由乎君且臣非以直言為難而君以從諫為難
 從諫非難辨惑為難其有豐珍厚貨以移君心君則
 離法而悅之者有悲色哀辭以移君心君則離法而
 憫之者有密姻近戚伊儷相摩以移君心君則離法
 而惑之者是知執一御衆君之明順諫如流君之道
 苟異於是樽實虛設因銘之云
 白虎之象 為樽之飾 壯彼瞻視 來其抗直

壅蔽斯聞 謨猷必陳 上或違道 下得觸鱗
 君或拂諫 臣敢愛身 君臣相濟 上下交親
 苟忘念理 惟欲是恣 雖設斯樽 適為虛噐

夏鼎銘 并序

盤右之工有崑崙中柱其周三萬里巨靈之迹有太
 華仙掌其高五千仞一則制黃輿之動一則通洪河
 之流事亦近情齊諧之誌怪言非撫實鄙古人之不
 經唯堯典可詳禹謨斯在當群陰作沴洪水橫流浩
 浩滔天若載舟也湯湯懷山若習坎也農無田以稼
 穡女無桑以蚕績萬宇將為江湖兆民憂為魚鼈非

聖人之智無以排大難非聖人之功無以濟大艱當其鑿龍門通砥柱疏百谷導眾代之闕文以揚伯禹之鴻業銘曰

萬象鱗差 璿璣正之 六合輻湊 會要觀之

聖人既作 萬方攸歸 鑄鼎象物 神姦乃知

金鉉恢廓 寶圓融輝 得之非霸 失之非衰

霸者道昌 失者德虧 公共之器 聖哲無私

卜臺銘 并序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著龜之靈也識進退存亡之機得悔吝吉凶之朕君子之明也漢世高士成都逸人

信珮仁冠獨得昊穹之爵玄關通鍵自開眾妙之門窮達可移其心豈喧靜欲拘其趣故揅著於卜肆將誘善於輿人驗太史之簡編考先生之故實人子從而卜必告之以孝道也人臣從而卜必喻以忠規也

豈不以蚩蚩末俗若山下之出泉我必導其源而濬其流冥冥若真若懷中之無物我必居其靜而觀其動以蒙養正若聚衣加爛錦之文用晦而明比良玉有成虹之氣故萬乘聞其道玉帛禮之而弗來五侯知其賢弓旌聘之而不至是謂水官既廢豈易得於真能弋者可施徒仰觀於黃鵠先生之道既如彼先

生之名又如此不獨發揮象喻人之吉凶實將隱
 見市朝鎮人之躁競蓋先生之智靈於著龜先生之
 明洞若水鑑且枯草腐骨安足稽疑坤馬乾龍固無
 定體且叔向以五難卜于子千知其幾濟伊尹以五
 就卜于夏桀知其必亡于公以陰陽卜其子孫知其
 貴盛智果以視瞻卜於韓魏知其變更又何必詢幽
 贊於六虛取繫辭於十翼先生以天方咎漢卜孝哀
 不夕乎以天未晦禍卜王莽將篡乎以火德未衰卜
 世祖中興乎識者知先生以道卜於時退觀理亂昧
 者謂先生以筮疑隱於闒闒蓬萊水淺既難駐於仙
 蹤河漢槎流但遐思於徃事願以直筆銘於卜臺曰
 真格仙風 飄如鳶鷁 餘芳遺烈 馨若蘭菊
 流聲走景 變陵遷谷 後人作臺 在坊之曲
 難問樸著 空思握粟 我來徘徊 詠歌芳躅
 几銘

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馳必驅
 若隱几以召憑几而呼則仁賢斯遯廝役來趨嗚呼
 賢既遯身即孤

杖銘

持人之顛扶人之危於國也於家也無得而忘之

劔銘

圖難多疑為甚惑莅事無斷為自塞必在淬其志率其職大夫必果敢決斷以取剛克

孟銘

君子憂道食不遑味所以顏子一瓢飲一簞食雖屢空而無耻

硯銘

治石如之何載磨載琢治藝如之何以文以學藝成如之何以禮以樂

筆銘

古之良史言必錄而事必紀若生無令名即沒加惡謚以為子孫耻君子措詞幸無自私

枕銘

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審令夜以安身苟名未揚於親惠未及於民敢思其寢以志夙興夕惕之勤

盤銘

湯乃聖人猶務日新吾儕何人敢怠于勤用於斯觀於斯即頌成湯之遺文

弓銘

天之道有弛有張盈則虧盛則亡是以君子以謙而持盈故位彌尊而名愈彰

箭銘

姦訐非真忠信為直勿枉道而諂人常守道而保身

珮銘

信不可忘謙德彌芳服謙珮信其名鏘鏘

尺銘

言與行相顧名與實相副以俾他人取為法度

鍾銘

德修于內聲聞于外行績于身名彰于人業茂於此

譽洽於彼其器濩落音則溥博其器春容韻則穹隆
處厚持重物莫傾動詢爾宏圖應以嘉謨咨爾小道
隨以忠告恢廓爾重俾人法象無以錚錚所不足尚

後序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是聖與狂不相
遠蓋先王趣人歸善之速也湯聖人也銘於盤有日
新之戒正考父賢人也銘於鼎有益恭之命苟非聖
與賢而在中人之域言與行終日不離戒慎則僅可
免過安敢望偕於君子哉儻斯湏而忘檢慎則差跌
而獲罪戾矣因作箴銘以自戒也

咸平集卷

第十四終



